

評點史記論文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

第十四冊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鷓田生所。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

故吳不能過梁。一句叙功歸安國。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只一句叙安國出名根本梁孝王。景帝母

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

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乃字妙以見非太后本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又補

見大長公主而泣。寫安國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三句

後應還三句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三

作前後關鎖妙蓋云所。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

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又一句敘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侏鄙

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將極大事說得雪淡難解事說得

冰冷且句句推到太后與帝身上

去極寫辭令之意消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以安國之泣復

陪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又重三句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

曰為言之帝太后非怒梁王也因帝心不平無法可解故先帝而發是倒用言之帝心

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帝心既解因太后一怒故反為

出之心事一逼露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上

微詞恐人未易曉故復入名由此顯應前結於漢結太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二語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

祖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只一妙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寫安國梁內史之缺也因內史

寫田甲一欲寫公孫詭隻手不能雙運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

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

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

入見王而泣泣又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無可奈何

故用側舉突入使人聳聽。然極深婉。文筆之妙。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再下泣字。以見淚淫淫其承睫。故不得如此。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反

起以梁王恃兄弟至。親故以父子破之。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

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

官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破的一句。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

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古諺詞。兄古韻叶許郎反。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

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擊乎。寫情至之語。故令人感。真不待詞之畢也。語未卒。王泣數行下。映前

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收一。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安國乃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應名顯。結

帝太后益重之。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為下附

故即安國下倒插。一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夫一。點。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

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下欲附王恢。終於與安國相配。而起。是正傳體也。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語新。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鹵以全制其敵。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

勁。末力衰也。註一。擊之不便。不如和親。此議應前持重。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

明年。則元光元年。則字妙。言和親之未幾。即馬邑之一年也。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

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

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

州塞。序馬邑事約。當是時。正接入安國。又以李廣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序馬邑事。止爲此護軍

王恢事。章法奇變。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

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

單于怪之。攻燧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
 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
 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又提王恢功首罪魁也。聞單于不與漢合。度
 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
 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十七字作一氣讀。恢曰。始約鹵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
 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
 下士三萬人。峭法。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寫王恢之失計。正極寫安國和親之得計也。借容形主。恢
 私行千金丞相。盼。應前五句。盼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只一句。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
 答首造馬邑事。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只五字寫出帝之悔。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
 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亦只一句。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序完
 傳附安國。為人大畧。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貪嗜於財。足見所
 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序完王恢。倒出安國為人。章法不測。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
 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太后重之。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夫二點。丞相田

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句蹇。句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蹇亦作

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寫安國不相事。以見功名富貴之皆天也。普為天下後世不遇人一嘆。數月蹇愈。

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

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

守。及入鴈門。所殺畧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序衛青李

廣等事亦只歸到此一句。屯於漁陽。安國捕生鹵。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

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鹵畧

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序安國失着。人觸處皆碍。普為

天下後世人一嘆。是時匈奴鹵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三點。安國多故傳首。即特書御史大夫。功名御史大夫時為

夫韓安國而篇中三呼應。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

國既疏。遠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

不樂。總序安國意中事。忽忽如見。并以寓盛衰之感。數月病嘔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卒。先出病死。補出死之年月。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不贊知語。借壺遂發揮。所謂

○馬難每其人。○出作視。○一傳者。○單與。○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覺寫○馬難每其人。○出作視。○一傳者。○單與。○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厭得韓邑也。○安事。○衛一機。○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厭鼓安事。○衛一機。○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氣舞國衛。○青機。○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盡飛說青。○擊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文動太擊。○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字固后甸。○使序。○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亦妙處奴。○可一。○勉人。○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寫乃說事。○力一。○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得後梁千。○為人。○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厭半王頭。○為人之。○而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厭幅處萬。○之兼。○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氣韓寫緒。○而而。○及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盡安得而。○俱史。○數事。○層閒。○壘發。○便噴。○噴為。○奇才。○難矣。○然而。○無事。○云。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射字一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射殺首鹵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順便插入一李皆為武騎帝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借文常一嘆為數奇不候之案通篇神理於此挽合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旂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奇數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鹵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忽入閒人作波蓋語即徙正寫其數奇恐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井後右北平凡皆以力戰為名即徙郡帶下總挈作一束省法匈奴大入上郡直接上為上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句縱句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

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三人殺數十騎足見中貴。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先斷

回合。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

自射彼三人者，用百騎而身自射之，正極寫廣勇，唯不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文情之妙，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多少三人二人一人，錯落有致。見

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

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句前句未到匈奴，陳二里所句止句，令曰皆下馬解鞍。頓折姿致，如親見之。此

也。其騎曰：鹵多且近，即有急奈何？留止事，前之說明此有。廣曰：彼鹵以我為走，今皆解

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作兩層，於是胡騎遂不敢擊，再起。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

上馬。前未解鞍也。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射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此李廣乃解鞍而

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又插一句，亦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

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日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完上大軍字。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

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無端插入

固是以客形主而即以衛尉帶入又以邊太守回合妙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

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竟作兩對俱不識曰下衍二段也於不收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以然字轉不識曰上兩段也於不收

識口中序出李廣軍極簡易然鹵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鹵亦不得犯我又作兩對亦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

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又總一敗而李廣行軍方程不識孝景

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帶序完程不識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句去句漢軍皆無

功奇數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註一句明上生得之故并下胡騎得廣句廣時傷句病

句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

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

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四射以故得脫寫得詳盡又復俊於是至漢漢下廣吏

吏當廣所失亡多為鹵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奇數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穎陰侯孫

灌嬰之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

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安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

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折兼寫李廣之度量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

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只寫閒事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

之射中石句沒鏃句視之句石也句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寫廣之射不在中

能復入石正反形其初沒鏃之神勇蓋曰即李廣亦不可再得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六虎

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寫射石反寫不入石寫射虎反寫騰傷廣蓋虎騰傷廣極寫虎

以見匈奴不入邊而從容射獵如此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

餘年總序應為八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此總序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七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射

專以射為戲竟死言以射為戲直至於死廣為人篇首未曾序因廣之將兵乏絕之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重又

叙其將畧頂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拉而倒射用此其將

為人兩段來

兵數困辱。應上生得。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應虎騰傷。○上數段。因射序起。居頃之。遙接徙。

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青。軍出定襄。

擊匈奴。諸將多中首。鹵率。效首鹵。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奇。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

騎圍廣。四萬騎。應。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一以當十。危矣。此獨。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倒插入。敢獨與數十騎。四萬騎。

相形。回合成妙。故不勝慨嘆。遂爾暢言之。所以起下文李廣之一問也。○廣嘗與望氣
借李蔡諸人相形。而通篇之不遇時。無功。生得無賞。諸事俱收入於內。

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

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此問正從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

又以兩然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兩句一折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

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隴西守前總序。殺

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注脚。又以下段

為王朔語。注脚。妙。若庸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五字中伏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借勢一頓廣既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鹵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趙食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寫得曲折隱歸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得意之語。前所遇臣願居前。先死。單于悲壯之語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

者。左賢王等也。數奇。通篇發數奇意。至此方說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俱當單于。作雙應。情事乃盡。故徙前將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俱當單于。作雙應。情事乃盡。故徙前將

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

書書也。即徒東道之。妙。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

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

幕。漢同。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膠。遺廣。因問廣

食其失道狀。應前長。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奇。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

府對簿。應莫府。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怒語如見。應前愠怒。○老

詣部。責對簿。無數。挫折。請行。請前。固辭。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餘戰。結髮。應前。七。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天字。結數。奇。應且。固命。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

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

下吏當死。贖為庶人。死。足見廣不必。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

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完當戶椒事。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

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入。○不對獄。又為不對簿。作波。李敢以校尉從

李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接遙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少為不侯

吐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

敢從上雍至甘泉宮句獵句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

鹿觸殺之應匿諱之居歲餘去病死周筆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而字從去病貴幸接來敢男禹有

寵於太子然好利照廣廉不李氏陵遲衰微矣完李敢事李陵既壯選接遺腹子選為建章監監

諸騎善射字世受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

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鹵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射十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

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即教射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母令

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再疊五千人一句應上八萬以見不

敵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贊一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

居延百餘里又贊一句所以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鹵急擊招降陵陵曰

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完五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挽上李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

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觀李將軍。

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李將軍如許英雄人傑乃以忠實二。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也。李將軍結。

李將軍一戰功如此。平直固亦可觀。乃忽分為千緒萬縷。或入議論。或入感歎。或入神事。尤愛其於外軍。行軍方於。程不識。口中。照耀。通體皆靈。可。從射虎帶下。而其侯殺降事。偶在相。燕語。點。明。錯。綜。變。化。純。用。天。機。有。意。無。意。之。間。令。人。莫。測。即。封。侯。拜。相。在。相。正。歎。其。所。不。以。深。歎。其。未。武。帝。誠。也。此。篇。以。後。互。挽。是。故。中。間。射。字。凡。十。回。而。首。在。帝。歎。其。得。騰。馬。處。大。黃。射。禪。將。處。極。力。摹。寫。如。親。見。此。獨。亂。正。其。整。也。唯。史。公。能。之。

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周事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

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鄙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

侯。周事五。秦侯事始此。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周事六。其後，四

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周事七。其後，二十有餘年，而

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

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

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

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

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周事八。稍詳。捕詩詞作致。八段俱用其後。是後連下。○以上周

秦間事。是當是之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

北有義渠。應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應樓煩。應之戎。頂秦晉間。序戎名。後有應者。有不應者。夾

插作章法。燕北有東胡。應山戎。又補燕事。燕亦邊界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

戎。然莫能相一。又用當時事。總序一段。作承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

習戎。習朝晉。接秦晉燕。下晉事一。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

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晉事其

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事惠王擊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事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

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秦事

五。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

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晉事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

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燕事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承明秦晉燕。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晉事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

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灑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

陽山北假中。秦事九。以上敘三國事。是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先序東胡匈奴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仍接秦事下。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

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

頓。由諸戎入匈奴。由匈奴入冒頓。逐步不亂。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頂月氏。頂月氏。頂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

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

悉射者。斬之。先出令。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禽獸。先射。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次射善馬。法變。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

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愛妻。次射。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

右皆射之。次射單于。善馬。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

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後射單于。作五層寫。斬之。斬者射之。皆隨射。段段變法。而七鳴鏑。五左右錯落。作致。遂盡誅

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遙接。聞冒頓

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

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先與千里馬。居頃之，東胡

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

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次與闕氏。

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奇字。東胡使使

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

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

者皆斬之。後不予地，亦作三層寫段。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寫得精神飛舞。遂東襲擊東

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鹵其民人及畜產，既歸

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上作兩段，善住至此一寫而下，直卷。是時，漢兵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又找時事一筆，周密

冒頓彊盛。是第四節。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離分散，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

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彝，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又總敘二段，承上起下，與前一様作章法。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嘗以太子爲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官爵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

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氏族二。然前云有。名而無姓。何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

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

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地界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

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句相。句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部落歲正月。

諸長小會。單于庭。句祠。句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句秋。句馬肥。大會躡林。課

校人畜計。朝會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

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刑法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禮制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賜一卮酒。而所得。鹵

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兵法後北服。渾廐

屈射丁靈。焉昆。薪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又總序一段。是第五節。

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為漢回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寫危急甚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又于馬上著色一番開甚。然匈奴之強。正於此間處點出。是寫生神手。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動單于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又補一句。正不專為闕氏之語。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寫漢兵亦有氣勢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作兩平結。不作低昂。正回高處。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

少止。奉字乃止字。妙。前回護處。又于此點明。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

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又夾插漢事。冒頓乃為書遣高后。妄言高后欲擊

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

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獫。殺畧人民。

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

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

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補出右賢王入塞之事。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

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

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以謙語作誇語。偏強處殊有氣。

節筆致。飛舞。北州已定。四字妙甚。蓋云北州已定。止有南方未定。服耳。驕。偏含蓄。竟不說出。詞令之妙。願寢兵。休士卒。養馬。應吏卒良馬。強。

力。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

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驘一匹。騎馬二匹。駕四駟。皇帝即不欲。匈

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至獻馬等文意完矣又出數語作後

勁至末一振通篇神氣俱動書詞出何人手其妙如此豈可謂北方無人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

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

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雫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

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

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即直述前書不

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只一句然右賢王事已在

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

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

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四赤綈綠繪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匈奴

一番誇張此則以淡然應之不必另出詞指而令人之意已消固是妙著然一時匈奴

方疆漢正多事匈奴欲動漢務安靜其情事如此史公不必多一句只連載兩書而情

見自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

也。為漢患者。倒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

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此上乃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

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此乃曲寫於是

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遣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

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

語亦云云。此乃序說之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

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

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

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貴壯賤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

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

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土室正對穹廬。字新。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

冠固何當。風俗作一解。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

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數段以辯論勝。仍是中國餘習。此段獨出矯健。寫匈奴悍強情性。不特說之性與習移。史公亦筆隨事化。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總結一句。收所未盡。以上漢與匈奴和親事。是第六節。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鹵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

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漢與匈奴相殺伐。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

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先

寫一段。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

難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一段述今

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一段

說近事推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朕甚嘉之

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

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一段始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

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秬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饋遺一段序今天下大

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

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一段總序前俱去前事朕釋逃鹵民單于無言章

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貪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只四字

單于遣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

世峭健亦自說得有體一篇書

詞平妥無奇止此四字出色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

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漢與匈奴和親。後四歲。老上稽粥。

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省筆。復。點說事。軍

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

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漢與匈奴又相殺伐。兩次邊釁。彼此。後。歲餘。孝文帝崩。孝

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

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

邊。無大寇。漢與匈奴復和親。無大戰爭。內外相安。正。反。觀。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

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寫得中外一家。恬熙無事。漢使

馬邑下人。聶翁壹。葑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

將軍。以伏單于。韓傳詳。此簡。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

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韓傳簡。此詳。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句出。句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

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多少事。收入數

韓傳參看。可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

得其簡法。得其簡法。可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

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馬邑開邊。然縹靡自馬邑軍後。五年之

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鹵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

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敖廣贖為庶人。漢出塞一。得七百。其冬。匈奴數入盜邊

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匈奴入塞。漢失利。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

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

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入塞三。殺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

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鹵數千人。匈奴入塞四。殺畧千其明年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鹵數千。牛羊百餘萬。

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漢出塞五。取河南地。棄什辟造陽。得失相當。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

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匈奴太子降漢六。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

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匈奴入塞七。殺太守。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匈奴入塞八。殺畧千餘人。

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畧數千人。匈奴入塞九。殺畧數十人。

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

吏民甚衆。匈奴入塞十。殺畧吏民。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

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

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漢出塞十一。得萬五千人。

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匈奴入塞十二。殺都尉。畧千餘人。其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

鹵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

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漢出塞十三。得萬九千級。亡兩將軍。三千騎。趙信降。

兵盡沒。得不償失。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匈奴入塞十四。殺數百人。漢失利。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鹵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

屠王祭天金人。漢出塞十五。得萬八千級。匈奴失利。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

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鹵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

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

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鹵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

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漢出塞十六。得三萬人。殺畧數百。卒四千且盡。

得失常當。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鹵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

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

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

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匈奴渾邪王降漢十七。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匈奴入塞十八。殺畧千餘人。漢失利。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

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鹵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鹵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出塞十九得萬級匈奴大失利然物故數萬馬死十餘萬得失亦相當以上漢與匈奴十萬九千級又七九反覆漢之出塞者七匈奴之入塞者十漢之失利者多以著開邊之失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作一小結從此衰矣自絕和親至此是第九節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鹵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另起一頭序明漢與匈奴得失上即以起下是上節之結尾下節之冒頭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

于單于聞傲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匈奴與漢絕無饒讓是此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欲約和親

使漢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寫匈奴與漢亦只兩

平○不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匈奴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不見匈奴三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

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應匈奴遠遁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

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

之地長句母為也字字壯響千載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

和親匈奴好詞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

為質。以求和親。匈奴許入質和親六。漢使楊信于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

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肱靄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插敘一段。為漢生色。正為漢欲臣從匈奴。先出注脚。

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間接。素非貴

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

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

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不遣太子七。匈奴俗見漢使。

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又插一段。與前相稱。寫匈奴與漢終不相下。以破臣從之說。與不諾楊信。

留路充國之故。關合前後。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遣太子約和親。面約兄弟。匈奴節節。

虛詞。漢事。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

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

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

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

朔方。以東備胡。匈奴無意入漢。留使者入犯邊八。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

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

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寫漢終不能有加于匈奴。匈奴留漢使九。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

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築受降城。先提後。乃序出。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

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

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註明築受降城。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

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泥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泥野。泥野侯行捕首鹵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

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泥野侯降匈奴。其明年

泥野侯降匈奴。其明年

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匈奴欲攻受降城十一。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

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

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壤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

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漢築城鄣。匈奴入邊十二。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

欲遮之。不能至。匈奴欲遮貳師十三。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

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匈奴欲攻受降城十四。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

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讐。

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漢欲困匈奴十五。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寫漢終不能有加于匈奴。匈奴歸漢使十六。其

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泥野侯亡歸十七。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鹵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

七。李廣利擊匈奴十八。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母所得。西河十九。出

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

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

妻之。李陵降匈奴二十。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三

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

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矣。貳師降匈奴二十一。一路寫匈奴少衰。漢得少利

加于匈奴而損失日甚。以著開邊之失。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沒借

要緊人。以不了語結。若尚有半篇文字在後。如臨涯遠望。而

天連秋水。極目無邊。漢不擊匈奴。至復擊匈奴。是第十節。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哀定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

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

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

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一○篇○文○字○分○十○節○先○出○如○奴○始○末○後○序○漢○與○奴○事○只○平○寫○直○不○寫○草○率○裝○束○而
中○間○半○序○萬○里○各○具○一○勝○翟○序○起○如○終○南○嶺○積○翠○千○重○後○半○序○漢○武○事○如
也○九○曲○未○有○加○于○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黃○河○實○極○其○盛○先○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菅○民○命○實○未○有○加○于○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句○奴○漢○極○其○盛○先○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云○定○以○後○一○樣○序○法○也○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與○平○準○封○禪○一○樣○序○法○也○提○一○奴○是○後○逐○節○逐○事○據○實○直○書○不○作○論○斷○而○得○失○自○見○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衛氏始事平陽侯後向平陽主故以平陽關鎖前後與

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此句截下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故冒姓為衛氏以上四句一連蓋子夫事為冒衛氏倒提虛序也其實因衛青序衛長子作一層因衛媼序衛孺少兒子夫步廣作一層而子夫得幸事實序

後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蓋此時始號為衛媼前衛媼倒提也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

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序完世青為侯家人問接給事少時歸其父

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先母之子虛不序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

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人奴之妙猶曰人奴視我耳是不

得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應還給事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宮幸上此方實序子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句妬句大長公主聞

衛子夫幸有身妬之大上長公主乃皇性妬泛言此妬之是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

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夫欲殺史公照應感慨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一

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應給事及同母昆弟貴。衛長君步廣賞賜數日

間累千金。先敘昆弟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後序公孫敖由此益

貴。點還公孫敖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又以子夫青雙結以見衛元光五年。青為車騎

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

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鹵數百。騎將軍敖亡七

千騎。衛尉李廣為鹵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大將軍擊匈奴一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夾序子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鹵數

千人。大將軍擊匈奴二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鹵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

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鹵數

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大將軍擊匈奴三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

長平侯。青校尉。兩校尉俱冠以青字。見因青而封也。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

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蘇建張次公。只虛序帶過。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

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鹵二千三

百級。前數千。此詳序二千。後三千七十一。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

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按行也。絕度也。梁為橋也。字法峭。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

一級。伏聽。伏路探。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前數十萬。此百餘萬。詔書增多。若為青飾功者。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戶。篇中俱以詔書代序事。此其一。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畧鴈門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漢數千人。匈奴兩入。不關兩將軍事。亦詳書者。以見兩將軍以匈奴重也。其明年元朔

之五年。楚。故又點一筆。三明年。後恐不清。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

騎將軍。俱出朔方。三將軍屬衛青。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兩將軍不屬衛青。咸擊

匈奴。大將軍擊匈奴四。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不當李息。張次公也。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

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畧序亦精。當簡盡。漢輕

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

皆以兵屬大將軍。至是則李息張次公兩將軍亦屬之矣。大將軍立號而歸。即軍中拜。持印立號。天子曰。

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

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詔書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

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

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

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封拜事。借寺之一辭。中作一折。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

大將軍擊匈奴。前蘇建張次公。則曰青校尉。此封公孫敖等。則曰從大將軍。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

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

封說為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輕車將軍

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四人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

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三人總序。一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

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又帶序。變法。詔書三。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夾序句。奴事。其明年

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

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

千級而還。大將軍擊匈奴五。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鹵萬餘人。大將軍擊匈奴六。右將軍建。前

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

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

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一段論法。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

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

無反意也。不當斬。一段論理。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

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而具歸天子。

天子自裁之。於是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前兩議已盡。而大將軍之議復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囚建。赦建。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此兩人

插入霍去病。無痕。另種筆法。年十八。句幸。句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驃騎擊匈奴。受詔與

壯士為。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鹵首。過當。於是天子曰。

剽姚校尉去病。斬首鹵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

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郝賢雖

將軍而實因驃騎。封也。後總序可見。捕斬首鹵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四。詔書。是歲失兩將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三

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接序在後。正與去病相形。右將軍建至。問天子不誅。赦其

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大將軍不益封。但借賜金。插入閒事作餘波。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

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一路序大將軍戰功。

幾忘却本來面目。又借開事一點奇妙至此。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

壽。夫人正為子夫照應。大將軍壽王夫人親。正為堂邑公主四衛青照應。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

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

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張騫事冠軍侯去病既侯

三歲。以下序去病事。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驃騎擊匈奴三。天

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鳥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

單于。子序功處。為去病說高一層。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

甲。句法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鹵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五。詔書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

平。異道。皆擊匈奴。驃騎擊匈奴四。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

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

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
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鹵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
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鹵二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闐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降級處極力鋪張喪師
處一句帶過回護掩飾
有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
兩俱
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鹵三千三百三
十人前行捕鹵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
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鹵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
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詔書
六諸
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
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插散序一段凡作三折感歎
頓挫極為丰神是史公妙處由此
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前後俱寫驃騎事即因驃騎點
大將軍夾序一筆回顧本傳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
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仍歸到還驃騎此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
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

遁去。故驃騎一筆。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即撇入一筆。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驃騎擊匈奴五。遂獨

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寫得氣槩出。既至長

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潔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靡侯。

鷹庇為輝渠侯。禽梨為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帶序完渾邪王事。於是天子嘉驃騎之

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

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獠驛。獲首鹵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

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分功與之也。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詔書七。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

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又帶序句。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指

兵不能度幕也。輕留單于。故。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一段大議。只此。是歲元狩四年也。元

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大將軍驃騎合序。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

萬步兵轉餉。踵軍之。後者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應所將。常選。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

捕鹵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見曲折寫來。正。龍驃騎處。郎中令為前將軍。

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

馬凡五萬騎。前各五萬騎。此五萬。騎單指大將軍所將。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大將軍擊匈奴七。驃騎擊匈奴六。趙信為

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鹵耳。應趙信為。單于畫計。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

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先寫單于。陳。於是大將軍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後寫大將軍。將軍陳。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前寫大將軍。將軍縱。匈奴亦縱可萬騎。後寫匈奴。兩邊已合。正。

倥忽時中間又借大風作一襯事固雄奇文亦英邁。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

單于。又寫漢兵縱。作兩層寫妙。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

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前兩邊相持。此一邊已馳去。紛挐云者。正。

單于已去之後補寫一筆。除勢猶勁也。大當蓋大畧相當耳。漢軍左校捕鹵言單于未昏而去。追敘一筆。蓋薄暮已去。至此乃知也。漢

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前兩合至。此乃兩散。遲明行二百餘里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鹵萬餘級。此段寫戰極有色澤。即日且入。薄暮已昏。夜。遲明。遂至。竄。顏。

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此一段振為餘勢。大將

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五

軍之與單于會也。

又提一句直接。

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

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

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又提一句直接。

凡斬捕首鹵萬九千級。一總序功。是

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

之號。

帶序匈奴事。失單于。正應六贏冒圍。

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

又補一句。五萬騎。是驃騎所將。前合敘。此與上兩分。

車重與大將

軍軍等。而無裨將。應郎中廣。四將軍。

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

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寫大將軍戰功。極力鋪序。而驃騎功多于大將軍。反只虛點一筆。于詔中詳序。是史公春秋處。

軍既還。天子

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

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

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

此詔極序驃騎而大將軍一段戰功。一字不及。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鹵二千七百

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

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

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詔書軍

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將軍事一實序一詔

形。此中固多感慨。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兩將軍事一實序一詔

匹。止序功伐。而喪師處竟不提。起只師減什三一句。約畧過去。此詔旨也。而史公亦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又

位。次上。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于上驃騎親貴比大將軍。此驃騎更進

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借序兩將軍進退。已極明矣。又

于感慨。史公每驃騎將軍爲人騎。爲人。大將軍爲人。兩比雙結。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

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

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寫驃騎靈巧然少而侍中。句貴句不省士。其

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

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寫驃騎是少年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

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寫大將軍是老成持重。兩兩對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

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喪為冢象祁連山。城

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

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序完驃騎事。自驃騎將軍死後。前因大將軍帶出驃騎。此

法連環之妙。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

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為烈侯。子伉代為

長平侯。伉代侯事在後。失侯事亦在後。頃住。序擊匈奴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

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前官私馬損失。以為閒。點次耳。孰知竟為馬。而

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彝。以故久不伐胡。兩將軍與擊匈奴事終。大將軍以

其得尚平陽公主。向主事。只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方。宋本作左。兩大將

軍及諸裨將名。句。最。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鹵五萬餘級。一與單

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

萬五千七百戶。又總序功次。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公孫賀。公孫敖。李蔡。

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其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以下十四人。不序封。為裨將

者曰李廣。自有傳。李廣有傳。不在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

邾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爲巫蠱族滅。無後。賀妻卽衛孺。齊之姊。而去病之母姨也。將軍李息。邠邳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

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將軍趙食，其殺初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頰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盡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

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

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

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趙破奴。郝實。高不諱。僕多。路博德。邢山。其

後爲將軍二人。亦以將軍叙。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

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

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當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

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鹵樓

蘭王。復封爲泥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

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鹵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

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

無爲侯者。又作一總。總收衛氏。感慨無限。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

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

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此正爲篇中天下未有稱一句。作注

脚。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驃騎一筆。

此傳是一篇大文字。載大將軍擊匈奴者七。驃騎擊匈奴者六。詔書封拜叙功者。入附諸將軍者十六。而匈奴之入。神及手。龍兩軍之為人。經緯穿。埋伏不置。即如青平公跡。豈非神及手。龍兩軍之為人。經緯穿。事便捨入。如青平公跡。豈非神及手。龍兩軍之為人。經緯穿。忍于割捨。即如青平公跡。豈非神及手。龍兩軍之為人。經緯穿。處正片段。不實寫細序。只帶風流感慨。然俱在無意中。不露一毫形跡。是好公文也。妙得氣勢飛動。層折歷落。與李將軍傳一樣。寫在無意中。不露一毫形跡。是好公文也。妙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兩節平序。却伏下案。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

士。是時弘年六十餘。徵旬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

乃病免歸。欲寫公孫發達。先寫其贈。數節。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

孫弘。一跌之下。至此又作一閃。可謂窮矣。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

孫弘。重復再起。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又借公孫之

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臨時又策奏。天子擢

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凡作幾閃。幾跌之。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

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公孫遇主之後。可以一往

人驚疑。文。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伏食

不重肉。伏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一閃之

入事。重序其為人。于空處寫數語以承。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應孝辯論有餘。應雜習

文法吏事。應爲獄吏。而又緣飾以儒術。應學春秋。公孫一生事。此一上大說之。寫公孫遇主

大說之一。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

之。弘推其後。即前不肯面折廷爭事。此又詳陳之。天子嘗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天子說言皆聽。常

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寫公孫俱摹擬其心事。曲盡處神骨俱肖。汲黯廷詰弘曰。庭詰與

爭相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

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得妙。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益厚

三。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

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

發十策。弘不得一。非果不能也。正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是改口逢君之

故曰非不能也。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反進一步。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布被事至此始說明。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

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一段是且臣聞管仲相齊。

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

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

言一段是比古人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末掉一句歸至汲黯曲曲天子以為謙讓。

愈益厚之愈益厚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弘為人寫來如聽面談機詐逼露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

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一路序來恐人忘公孫

為誅心章法亦變化。食一肉。脫粟之飯。應食不重肉。肉故人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

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前語直誅其心可謂刻矣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

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又畧揚數語以掩飾之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

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

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

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

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引書迂遠不切正寫公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

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鷺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

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

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

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兩君宜知之。是隱語。是君若謹行。當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猶曰能一心為忠臣。兩者默默心照。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前寫公孫告病心。事若是純忠。至後視事。便為疆顏。乃知前言。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王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晚學與公孫四。十學春秋一樣。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一齊諸儒生相與排擠。不容於齊。二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三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四閃。欲寫主父得君先寫其。因便困。驚快便。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朝奏暮召。九言八從。極寫得意。快然令人擊節。所言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一段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是武帝時之言。

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是武帝時之言。移向高帝時不得。移向宣帝時不得。深中時弊。故能感動。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一頓又起。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一段秦事詳。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一段高帝平城事略。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

人折。雖有覆軍殺將。係鹵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折二夫上

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折三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

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又追而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折四夫上不

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近世指秦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折五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

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尉佗章邯此得失之效也。

雙起。頂秦遺漢為諱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漢秦

前平而起。忽將秦高立兩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平空

一連寫三篇書詞。安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忽作奇古今一也。

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

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六句四十餘字。作一氣下。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

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三

一連中插一也。字奇。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一何為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

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兩句對照。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竟作兩比。截然對峙。文法精綻。由是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不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

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即借陳涉吳楚一反一正。再作兩小比。襯上單頂土崩不說瓦解法少變。此二體者。安危

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上一句分。下半篇。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

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矣。不妥故易動。易動者土

崩之勢也。一轉。土崩餘波。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二轉。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

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

儒之笑。不乏於前。十句一意。而句法變化。不嫌其多。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三轉。雖然

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

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彝。餘恩

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屨。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詞雄臣聞圖王不成。其敝

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氣浩。以一瀉之勢。作收。又另一法。嚴安上

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

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節一。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凌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蠶

蝨。民無所告愬。二節。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

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

嚮使秦緩其刑罰。一作中。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知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三節。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

嚴政峻。詔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

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

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

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

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自秦不行是風起至此三

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

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

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四節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

之患也。以上總結周秦今欲招南彞。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

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一振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

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

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

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

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應非天下之長策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

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雙項周秦應今郡守之權

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

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忽然一卷竟住。又是一法。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

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借武帝公等一語總收數見上疏言事。

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借武帝公等一語總收。數見上疏言事。

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

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

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

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民之眾。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分封徙茂陵。只略寫作兩從。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立后發燕事。只一句簡。對照書詞亦刪潤簡當。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

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

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主父為人。即借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

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朔方事亦只畧寫與上配。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

內淫軼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

之門。寫刻薄處。富貴吐氣處。如聞其聲。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

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

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

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

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

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

主父偃。齊趙事一齊擄。挽總收完淨。是大筆力。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

浚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復撫其閒事結。正見昔之太橫與數昆

刻薄下場頭遂至此。此深于歎世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遇時是一篇主意。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

父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於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尙書。朕親臨拜焉。

公孫以議朔方族主父與主父是一時人故扯冤家合傳猶之袁盎量錯也○寫公孫曲學阿世祖詐隱忍如秦庭之鏡直見其肺肝恐公孫自爲亦不能透盡如

此○主父傳中忽帶序嚴徐兩書豈非難事他却隨手拈來即隨手放去不見重疊痕跡而主父書泛引時不事以曲折引入徐樂書劈以作奇峰巖斬安不喜則由周漢遂段入衍浩汗自不窮三書是三種筆法所以使人不厭也○史公慶使詔以公孫平直不好裁剪更不佳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先從南越序起。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始接入。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再提龍川令。以接上。即以起下。語曰。聞陳勝等作亂。一。句。秦爲無道。天下苦之。

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

相立。是傳聞語。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新道是秦時新開之道也。自備待諸侯

變。會病甚。此一段備盜借。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

州之主也。可以立國。一段欲自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應龍川令。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

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承絕道備

盜。一。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

南越武王。承可以用立國一段。佗卽遵。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說得有體。正結

虎爭天下。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

諸侯變一案。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

害與長沙接壤。伏長沙事。詳在陸賈傳中。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彝，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

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應長沙高

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

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略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

侔。極為尉佗出色，應負山險。阻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彝，從代來即位

意，喻盛德焉。說得有體，與釋佗弗誅。一樣體面語。乃為佗親冢在真定。應真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

弟，尊官厚賜，寵之。先布置以買其心。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

使南越。前應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文帝陸

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彝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

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兩句應守冢奉祀。昆弟犯長沙

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彝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

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說得趣甚，亦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

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佗在一極聰明人。皇帝賢天子也。曰

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帶序景帝時便甚。稱臣使入朝。

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極寫老佗遜處極遜。豪處極豪。讀之如見其人。是史

公筆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

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便

得一味恭遜。不如老佗豪邁。然時勢亦然也。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

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

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裝入見天子。欲即入見天子而不能者。國新被寇也。四字倒在前。妙甚。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

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

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縱一作後十餘歲。胡實病甚。應前太子嬰齊

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應以前國中帝制如故。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

時。追序取邯鄲繆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又作一縱。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追

事中又復追序節節脫化。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

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單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忽用文語排。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又接兩句。以申明之。

其勢乃緊。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寫太后心事。數曲折如見。

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

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剕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

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寶為入朝具。前兩王不入朝。先作兩閃。至此則飭裝治行。萬萬入朝矣。而偏不然。

正逼出下。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則前之諫胡者。即嘉也。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

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

者。得衆心。愈於王。重起一峰。寫呂嘉勢力。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上一層。寫太后意。此一層。寫使者意。下。王王太

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

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坐次與鴻門一樣。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

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層。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層。

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層。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層。

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三層。耳目非是妙。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四層。嘉遂出分其弟

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五層。乃陰與大臣作亂。六層。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

月不發。七層。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八層。前寫心事。層層折入。此

此。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

嘉爲亂。不足以興兵。又借天子總收上一段事。乘勢就瀉入漢事。承上起下。絕妙章法。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

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健語警。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

北相韓千秋。先提壯士妙。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

人。必斬嘉以報。壯士見。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

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以上。盡持先王寶

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鹵賣以爲僮僕。以上。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

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應

梧王有連。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越妻應而韓千秋兵入。即緊

千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仍絕道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

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四路進兵，極寫聲勢，赫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從正北入，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抵蒼梧。從正西入，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自西南轉向東北入，咸會番禺。此乃約東總收上四路兵馬，下又散開。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先樓船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次序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再序樓船。此段序樓船事也。乘便即插伏波西北，蓋一東南一西北，為下文驅天幸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再序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再序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再序伏波一遞，一伏波，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再序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再序伏波一遞，一空而起，妙文四路。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又閃作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

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此兩人即追呂嘉建德者也。即乘便寫其封爵不與伏波等同序奇。蒼梧王趙光者越王

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定屬漢之計不待喻也。越桂林監居翁諡

駱屬漢皆得為侯。趙完甌略事應前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

已平矣。完戈船下厲事遂為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完伏波樓船事收得完淨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總收一句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

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

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贊通用韻不用者體矣

史公一傳必似一人此篇寫老佗處其神氣概幾與隆準一流所云頌是另一體矣
北而臣之遇光武則一並驅中原未何難便因諸事紛來不云○大凡提三寸則
管欲以量衡手寫兩事已為難得乃史公此傳寫太史公後層層現出聲勢下者
彼耳一以樣心而飲酒之間不刻一細讀也勢偏能一收來層層現出聲勢下者
一人復巧故能驅遣如意不可不細讀也勢偏能一收來層層現出聲勢下者
眼中樓船伏波行師建功處初看一合序細看則分而南越步之兵四路齊進聲勢赫奕
而樓船伏波行師建功處初看一合序細看則分而南越步之兵四路齊進聲勢赫奕
章極其神妙可云神化之筆○一篇南越傳自老佗建國後五世九十三歲一
可了條理井然真地而起也
于胸中故蛇尾拔地而起也

卷之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四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閩越東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閩越東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廢秦。歷項。入漢。

閩越東甌雙序。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單序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單序

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閩越東

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閩越東

東甌食盡。旬困。旬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

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一折醒快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一振更醒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完東甌事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江西大農韓安國出會稽，浙江兩路進兵，皆為將軍。兵未踰嶺，從江西入者，當踰梅嶺，從浙江入者，當踰仙霞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節節緊湊，畫計明盡。皆曰：善，即鏃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不戰而耘，即耕者不變之義。漢書作殞，何嘗千里。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前閩越東

提至此序完。今又從閩越一國分出兩王。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

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

樓船將軍楊僕。始出樓船姓名。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

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寫一時傳聞

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西。武林。浙江。梅嶺。江西東越。殺

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入犯自立。實妄言虛。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

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東

越四路。一水二陸。句章東。梅嶺西。武林東北。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白沙西北。白沙武林梅嶺。即東越入犯路。并為下。敗樓船校尉之地。使狗北將軍守武林。狗北吞漢。極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

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狗北將軍。完狗北事。為禦兒侯。轅終古。因斬狗北而侯也。此

兵未往。是追序前事於後。各有一法。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

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

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

即用餘善前計以殺餘善天道好還於此益信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

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

海校尉福爲繚嫫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

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

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即東越事帶轉閩越雙收應前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彝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先虛喝一句歷數代常爲君

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又頂一句猶尙封爲萬戶

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先虛說大功德此乃點出禹字

此傳不用詞采以格法勝故其雙序處單序處分序處合序處丰骨稜稜一味老
辣至於閩越分後橫海出軍亦以乾淨明了從首至尾團簇無一懈筆欲學單徑
序事之法當於此等處留心自古不遣詞不使才之文
極難下筆一篇千餘字純是一片立格命局自出丰裁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五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點王滿只一句。下單序朝鮮事。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

燕時朝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時朝鮮漢興。為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

屬燕亦不內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始入滿事。聚黨千餘人。魁結蠻獫服。而東走出

塞。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獫。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即王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獫。無使盜邊。諸蠻

獫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先為後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

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寫朝鮮一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

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事與上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

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泚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

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

殺何。寫使生事。天子好名。朝鮮。何疆報怨。三事合併寫。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兩路入朝鮮。一水一陸。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

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陸兵先敗。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

求收散卒復聚。水兵復敗。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左將軍兵僅自守。未能自前。與下破沮上軍。乃前。

照。天子為兩將未有利益。總上一句。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

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

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兩疑字。點出兩邊猜忌心事。總涉何來。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正懲涉何前事也。

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間接擊沮水軍事。中。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先點明地方。以見兩將各居一面。故約降不相聞。約戰不往會也。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句幸。句

將燕代卒。句悍。句乘勝軍多驕。先提主戰之根。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

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先提主和之根。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雙承上兩段。朝鮮大

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

約。不會。一段寫樓船心事。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會。不會。一段寫樓船心事。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一段

寫左將軍心事。以上兩將事。段段對寫。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

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一段事。即天子使濟

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征漢書。作正是。有便宜。得以從事。執樓船之根。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

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與衛山對。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

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按後止有路人韓陰參峽而無尼谿之名。則作四人為是。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

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

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漑清侯。陰為菽苴侯。峽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

死。頗有功。為溫陽侯。朝鮮事完。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亡失多。當誅。贖為庶人。并完樓船左將軍事。

史記論文卷之一百十六

西南彝列傳

西南彝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

印都最大逐段作結語即作提綱如亂由起伏各自結穴文法佳妙自此皆魁結耕田

有邑聚大約西南彝有兩種一近甸因甸奴之俗一種近漢者也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

檉榆名爲檉昆明中插檉昆皆編髮隨畜遷徙母常處母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此在西

也奴者自嶺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

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在西彝

土著因漢俗移徙因甸奴俗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彝也結一句作西始楚威王時

使將軍莊躑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躑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躑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

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頗畧通五尺道即棧諸此國頗置吏焉

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犍僮髦牛

以此巴蜀殷富。以上序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

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

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

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是傳

聞語。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因枸醬而及牂牁江，因牂

制南越，逐節寫來，有枝有葉，文章層節之妙。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改輜重爲食重，字新。從巴

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

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寫得委曲入情。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

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以上序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彝、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

中將往喻，皆如南彝，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以上序，叩都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

彝道，成轉相饌。一數歲道不通，二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三西南彝又數反，發兵興擊，

耗費無功。四層數語，作四層寫。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

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彝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彝獨置南

彝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以上總序西南彝畧頓住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

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叩竹杖使問所從來枸醬竹杖一様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

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叩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

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

使間出西彝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又插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

明莫能通身毒國以上插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下語以道

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又自註一句妙得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

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彝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鹵

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

之會越已破漢入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

南彝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又插夜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

夜郎王完夜郎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叩都

為越嵩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以上序昆明笮冉駹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彝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彝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完滇事。西南彝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提出夜郎滇總收一束百數。總前什數一篇照應通徹。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彝。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南彝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彝後擗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此傳純以局法勝。蓋一篇之中。如夜郎如滇。如不。而中間什數。如且蘭身毒之類。者正自不少。頭緒紛如。馬。而中間什數。如且蘭身毒之類。者正自不少。頭緒紛如。句。無總算一分。歸到百數。仍提出滇夜郎結有首尾。始大宛俱是。而精堅更勝。篇小文字。如宮殿盤盤。忽有精藍金玉盈筭。不遺瓊瑤。浩汗則無。而精堅更勝。一一。